



第七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52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
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巴勒斯坦
人民人权的行为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4/89 号决议提交，审查了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巴勒斯坦人民人权的行为。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 A/75/150。

** 本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是为了反映最新的信息。



一. 引言

1. 本报告根据大会第 74/89 号决议提交，涵盖期间为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报告的依据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进行的监测，以及联合国其他实体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来源收集的信息。阅读本报告时，应参照秘书长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定居点的报告，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交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报告。¹

2. 本报告通过人权高专办记录的趋势和案例，说明以色列的政策和行为给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享有人权带来的多重障碍。由于篇幅限制，报告没有涉及所有关切问题，也未涉及报告所述期间记录的所有案件。秘书长关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定居点的报告，描述了与定居点建设和相关违反国际法行为有关的事态发展。

二. 法律框架

3. 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同时适用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关于可适用的法律框架的详细分析，可参阅秘书长提交给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报告。²

三. 大会第 74/89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4.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人权状况依然严峻。在报告所述期间，包括 17 名儿童在内的 83 名巴勒斯坦人(79 名男性，4 名女性)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7 958 人受伤，包括 1 名儿童(1 名女童)在内的 4 名以色列人被巴勒斯坦人打死，107 人受伤。在被打死的巴勒斯坦人中，61 人在加沙，22 人在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人权高专办监测的大多数事件引起人们对以色列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的严重关切，³ 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相当于任意剥夺生命，包括法外处决。⁴ 对以色列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和其他侵权行为缺乏问责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⁵

A. 开展敌对行动

5. 据报道，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向以色列发射了 548 枚火箭和 170 枚迫击炮弹，以色列安全部队向加沙发射了 486 枚导弹和 118 枚炮弹。⁶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

¹ A/HRC/43/21、A/HRC/43/70 和 A/HRC/43/67。

² A/HRC/34/38，第 3-12 段。

³ 报告中使用的“过度使用武力”一词，系指在执法行动中未按“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1990 年)使用武力事件。这可能导致不必要和(或)不成比例地使用武力和(或)为追求非法执法目标和(或)以歧视性方式使用武力的情况。

⁴ 见下文第三节。

⁵ A/HRC/43/21。

⁶ 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

装团体之间的敌对行动有三次严重升级。结果，16名巴勒斯坦平民被打死，包括3名妇女和8名儿童，⁷ 127名巴勒斯坦人受伤。⁸ 9名以色列平民被从加沙胡乱发射的火箭弹炸伤。在一次升级中，继2019年11月12日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军事领导人在加沙被定点击杀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和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的激烈交火持续到2019年11月14日，打死36名巴勒斯坦人，包括16名平民和20名武装团体成员。在2019年11月14日的一次事件中，以色列空军用至少4枚导弹袭击了代尔巴拉赫一个大家庭的两所房屋，炸死9人，包括5名儿童和2名妇女，炸伤12人，包括11名儿童。以色列军方对事件进行了内部审查，之后发表声明表示，虽然过去在目标地点发生过军事活动，包括在2019年11月升级期间，但该地区并非没有公众，事实上在袭击发生时有平民在场。⁹ 这一事件令人严重关切的是，以色列未能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避免并在任何情况下尽量减少附带的平民生命损失、平民受伤和民用物体损坏。¹⁰ 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和迫击炮弹，也仍然令人关切。还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了燃烧气球，据报道，一些气球损坏了以色列的土地和庄稼。

B. 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执法过程中过度使用武力

6. 秘书长一再严重关切以色列安全部队在执法行动中可能对巴勒斯坦人过度使用武力。¹¹ 在加沙，巴勒斯坦人继续在加沙-以色列围栏沿线的“回归大游行”示威中被打死打伤，尽管与上一个报告期相比，此类事件数量有所减少，部分原因是2019年12月每周示威暂停。¹² 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围栏处打死了10名巴勒斯坦人，包括4名儿童，用实弹打伤了约85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287名儿童。¹³ 一些伤者永久残疾。在人权高专办监测的绝大多数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打伤示威者的事件中，受害者似乎并没有对任何人造成濒临死亡或严重伤害的风险。

7. 从2019年7月开始出现的媒体报道表明，以色列安全部队关于在“回归大游行”示威背景下使用武力的条例已经修订，指示士兵主要朝膝盖以下射击，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朝膝盖以上的下肢开枪造成死亡。¹⁴ 尽管以色列军法署署长2019年8月致函以色列人权协会，否认自2018年3月大规模示威开始以来，向

⁷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监测。

⁸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⁹ Israel Defense Forces, “Summary of ‘Black Belt’”, 24 December 2019.

¹⁰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与规则15有关的实践”，习惯国际人道主义法数据库(国际人道主义法数据库)，见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customary-ihl/eng/docs/v2_rul_rule15。

¹¹ A/74/468, 第10-11段；A/73/420, 第48段；A/72/565, 第13段。

¹² A/74/468, 第11段。

¹³ 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提供的信息。

¹⁴ B’Tselem, “After the supreme court praised the open-fire policy, the military admits: we killed protesters for no reason”, 24 July 2019; www.ynet.co.il/articles/0,7340,L-5569938,00.html; Amos Harel, “Israel takes tactical risk in Gaza to serve strategic goal”, *Haaretz*, 19 September 2019; 以及A/HRC/43/21, 第35段。

围栏处士兵发出的指示有任何改变或修订，但这些报告仍不断出现。¹⁵ 人权高专办继续记录人们上肢或躯干持续受伤，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死亡。例如，2019年10月4日，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了一名28岁的示威者，Hamdan Ayish；当时他站在贾巴利亚以东离围栏约150米的地方，实弹射中他的胸部。据目击者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向试图营救他的护理人员发射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2019年10月11日，14岁的Alaa El A'basi在离汗尤尼斯以东300米处被催泪弹击中后脑勺。2020年1月31日，他的头骨破碎，导致四肢瘫痪，直至死亡。

8.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了22名巴勒斯坦人，包括4名儿童。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三名受害者在示威中被杀，10人在搜查和逮捕行动中被杀，9人在巴勒斯坦人企图或据称袭击以色列安全部队或定居者时被杀。几起事件引起了人们关切，即以以色列安全部队过度使用武力，在某些情况下是完全不必要的武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相当于任意剥夺生命，包括法外处决。2020年5月30日，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了31岁患有自闭症的巴勒斯坦人Iyad Hallaq；当时他正从Wadi al-Jawz居民区的家中Wadi al-Jawz前往耶路撒冷老城为有特殊需要的人开设的职业培训中心。据目击者称，以色列安全部队对他喊叫，他吓坏了，躺在地上，躲在一个垃圾场，以色列安全部队不止一次用实弹击中他的上半身。警方声称相信他携带武器，但他被枪击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或构成任何威胁。¹⁶ 警方内部调查部对这次杀人展开了调查。2020年5月13日，在希伯伦的Al-Fawwar难民营，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了17岁的巴勒斯坦人Zaid Qaisiya。以色列安全部队在一次逮捕行动后撤退，对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和自制燃烧弹作出回应；在他爬到200至300米外一栋四层建筑屋顶时，以色列安全部队用实弹击中他头部。根据人权高专办采访的多名证人，受害者在被枪击时或之前没有参与任何抗争。

9. 根据国际人权标准，为执法目的使用潜在致命武力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在为绝对需要保护生命，或防止迫在眉睫的威胁造成严重伤害时才应使用。¹⁷ 上文报告的许多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在某些情况下违反国际人权标准过度使用武力的关切，这可能导致任意剥夺生命。只在极少数情况下，以色列当局才宣布开始军事调查。¹⁸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2019年10月29日，只记录了一起在加沙示威期间打死一名14岁巴勒斯坦人的定罪。肇事者是一名士兵，被判处一个月监禁，

¹⁵ Letter dated 15 August 2019 from the Military Advocate General to the Association for Civil Rights in Israel. See also Hilo Glazer, “‘42 knees in one day’: Israeli snipers open up about shooting Gaza protesters”, *Haaretz*, 6 March 2020.

¹⁶ 人权高专办，“以色列安全部队再次使用致命武力，对付毫无死亡或严重伤害威胁的巴勒斯坦人，致其死亡”，新闻谈话，2020年6月2日。

¹⁷ 人权委员会，关于生命权的第36(2018)号一般性意见，第12段；《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1990年)。

¹⁸ 截至2019年7月30日，宪兵调查只针对在“回归大游行”期间打死13名巴勒斯坦人的案件。[A/HRC/43/21](#)，第24段。

后减刑为与军内劳动。¹⁹ 秘书长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再对以色列安全部队对巴勒斯坦人过度使用武力缺乏问责表示关切。²⁰

C. 拘留和虐待

10. 对以色列当局任意拘留的关切依然存在。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4 236 名巴勒斯坦人, 包括 27 名妇女和 142 名儿童(均为男童), 因涉嫌安全犯罪被以色列拘留, 比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的 5 106 人(包括 34 名妇女和 201 名男童)有所减少。²¹ 大多数巴勒斯坦被拘留者和囚犯继续被关押在以色列境内。1949 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禁止将受保护人员, 包括被指控犯罪的人员转移到占领国领土, 这对被拘留者接待访客, 特别是居住在西岸和加沙的亲属的权利产生了负面影响。²²

11. 以色列当局的行政拘留做法仍然令人严重关切,²³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352 名巴勒斯坦人被行政拘留, 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和两名儿童。²⁴ 只在最特殊情况下才允许行政拘留, 并有严格的保障措施防止任意性。²⁵ 对记者和人权维护者继续使用行政拘留。²⁶ 例如, 2020 年 4 月 19 日, 以色列安全部队逮捕了希伯伦青年反对定居点组织的人权维护者 Mohammad Izghayyer, 根据军事法庭 2020 年 5 月 4 日裁定, 将其行政拘留四个月。²⁷ Izghayyer 先生投掷石块和组织非法示威的控罪被判无罪, 此前, 法院根据他和他律师都无法查阅的秘密档案作出裁决, 令其于 2019 年 5 月 3 日至 9 月 2 日被行政拘留。秘书长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再谴责并呼吁以色列当局停止过长时间的行政拘留, 因为这是任意拘留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因素。²⁸ 禁止酷刑委员会认为, 这种做法也可能构成一种虐待。²⁹

¹⁹ A/HRC/43/21, 第 25 段。

²⁰ 同上, 第 20 段; A/72/565, 第 51 和 58 段; A/73/420, 第 57 段。

²¹ A/74/468, 第 16-17 段。Data provided by the Israeli Prison Service to B' Tselem. The figures refer to a head count of prisoners at a given time and do not reflect the overall number of prisoners arrested and released in a given period.

²²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27、49 和 116 条。

²³ A/HRC/43/70, 第 55-56 段。

²⁴ As at 31 May 2019, there were 485 administrative detainees, including one woman. Data provided by the Israeli Prison Service to B'Tselem.

²⁵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第 9 条;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78 条; 人权事务委员会, 关于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第 35(2014)号一般性意见, 第 15 和 64 段。

²⁶ A/HRC/43/70, 第 52 段。

²⁷ 人权高专办监测。

²⁸ A/69/347, 第 29 和 83 段; A/HRC/37/42, 第 17 段; A/HRC/34/38, 第 56 段。

²⁹ CAT/C/ISR/CO/4, 第 17 段; CAT/C/ISR/CO/5, 第 22-23 段。

12. 在以色列的数百名巴勒斯坦囚犯参加了三次大规模绝食，抗议惩罚性措施(包括单独监禁)，要求改善拘留条件。此外，包括一名妇女在内的 10 名被拘留者³⁰ 对行政拘留进行单独绝食。在某些情况下，长期绝食导致健康状况严重恶化，4 名被拘留者住院，情况危急。巴勒斯坦囚犯委员会和巴勒斯坦囚犯俱乐部对医疗疏忽表示关切，报告表示，以色列监狱管理局实施了单独监禁等措施，惩罚或压制绝食者。³¹

13. 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巴勒斯坦囚犯的影响也引起了关注。2020 年 3 月 8 日，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长命令以色列监狱管理局冻结律师和家庭成员探访囚犯。这对因安全罪被监禁的巴勒斯坦人产生了特别的影响；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也不能打电话。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尽管人权组织提交了几份请愿书，但大多数限制仍然有效。只允许儿童和妇女打电话，并受到严格监管；在特殊情况下，律师介入后来得到批准。2020 年 3 月 20 日，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长授权释放约 500 名囚犯进行软禁，缓解过度拥挤状况，降低感染风险。尽管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发出普遍呼吁，但这一决定不包括因安全罪被拘留或监禁的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包括审前拘留者。³² 巴勒斯坦囚犯委员会对缺乏足够的医疗和卫生用品表示关切，据报道，囚犯在 2020 年 3 月组织了抗议活动。

1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记录了极为令人关切的以色列拘留的巴勒斯坦人可能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案件。2019 年 8 月 23 日发生 Ein Bubin 袭击事件，一枚自制炸弹在 Dolev 定居点附近泉水旁爆炸，炸死一名 17 岁以色列少女，她父亲和兄弟受伤；³³ 之后，以色列当局逮捕了一系列涉嫌与袭击或据称参与筹备袭击的组织，特别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有关联的个人。³⁴ 几十人被捕，许多人通过律师报告，在拘留期间遭到有系统的虐待。据报告，内部安全局根据检察长先前批准并得到高等法院支持的内部准则，使用了“特殊审讯方法”。³⁵ 在许多情况下，被拘留者被单独监禁，甚至不允许会见律师。

³⁰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Palestinian Prisoners' Commission and the Palestinian Prisoners' Club.

³¹ See <http://cda.gov.ps/index.php/ar/2017-05-23-08-02-54/17-ar-blog-news/7204-470-2020>; and www.facebook.com/ppsmo/photos/a.273555462709160/2714682495263099/?type=1&theater.

³² 人权高专办，“需要紧急行动，防止冠状病毒病在拘留所传染’——Bachelet”，2020 年 3 月 25 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执行主任亨丽埃塔·福尔，“被拘留儿童感染冠状病毒病的风险很高，应该释放”，声明，纽约，2020 年 4 月 13 日。

³³ Yotam Berger, Yaniv Kubovich and Jack Khoury, “17-year-old Israeli murdered in West Bank terror attack; father and brother wounded”, Haaretz, 23 August 2019.

³⁴ Yaniv Kubovich, Hagar Shezaf and Jack Khoury, “Shin Bet: dozens of Palestinian faction members arrested for planning West Bank terror attacks”, Haaretz, 18 December 2019.

³⁵ On 26 November 2018,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upheld the legality of the guidelines and widened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special interrogation methods” can be used against suspected terrorists. Israel, High Court of Justice, *Firas Tbeish v. Attorney General*, Case No. HCJ 9018/17, Judgment, 26 November 2018. See also [A/74/468](#), para. 16.

15. 例如, Samer AlA'rbeed 于 2019 年 8 月和 2019 年 9 月 25 日两次被捕, 据称在拘留期间受到严重酷刑和虐待。据称, 尽管法院下令带他去看医生, 并于 9 月 26 日进行体检, 虐待仍在继续。2019 年 9 月 27 日, 他因受伤, 危及生命住院, 11 根肋骨骨折和肌肉分解, 导致肾衰竭和肺部损伤。³⁶ 他被禁止与律师联系 35 天, 禁令得到了高等法院批准。2019 年 12 月 15 日, 一个军事法庭以 21 项罪名起诉 AlA'rbeed 先生, 包括指控他在 Ein Bubin 袭击中的作用。在 2020 年 2 月 17 日的初步听证会上, 他的律师提出任何通过酷刑逼供不得受理的初步论点。以色列司法部宣布开始对 AlA'rbeed 先生受到虐待的指控进行初步审查。³⁷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 没有宣布结果。

16. 另一个在 Ein Bubin 袭击后被捕的人是比尔宰特大学新闻系学生 Mays Abu Ghosh。她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被捕, 据称, 一个月来多次遭受身心酷刑和虐待, 包括掌掴、压力姿势、长时间审讯、剥夺睡眠以及对本人和家人安全多次受威胁, 包括性暴力威胁。据她律师称, 虽然她已将拘留期间的待遇告知法官, 但这一信息已从法院记录中删除。2020 年 5 月 3 日, 她根据诉辩协让被定罪, 被判处 16 个月监禁, 罪名是加入非法组织,³⁸ 并因参加黎巴嫩的一次会议而“与敌人接触”。法院在裁决中指出, “在审讯被告和其他指控被告的被拘留者方面, 有重大证据困难”, 并指出这些困难可能损害供词的分量, 并可能损害其可受理性。

17. 2019 年 8 月 26 日, 以色列安全部队突袭了 Qassam Shibli 家, 据称, 在逮捕之前先对他一番毒打。他腿部和生殖器严重受伤, 给送往医院, 然后被转移到耶路撒冷的俄罗斯大院审讯中心, 单独监禁了 80 天, 不能见律师。他报告说遭到毒打、压力姿势和无法满足基本卫生需求。他还报告受到心理虐待, 目睹家人被拘留和审讯。³⁹ 2019 年 12 月 15 日, 他被控犯有 20 项罪行, 包括涉嫌参与 Ein Bubin 袭击。2019 年 8 月 31 日, 他的兄弟 Karmel Shibli 被捕。

18. 人权高专办监测的这些案件和其他案件令人严重关切, 即在 Ein Bubin 袭击之后, 以色列安全局可能系统使用酷刑和虐待, 作为逼供信的手段, 或作为一种惩罚形式。国际人权法绝对禁止酷刑, 不可减损。任何特殊情况都不能用来为酷刑行为辩护, 肇事者必须承担刑事责任。⁴⁰

19. 有报告表明, 逮捕拘留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家庭成员, 包括女性家庭成员, 作为一种压力或惩罚措施, 这也引起严重关切。2019 年 9 月 1 日, 以色列安全部

³⁶ 人权高专办, 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新闻简报, 2019 年 10 月 11 日。

³⁷ Yaniv Kubovich and Jack Khoury, “Israel’s Justice Ministry investigating Palestinian suspect’s ‘torture’ by Shin Bet officers”, Haaretz, 30 September 2019.

³⁸ The conviction referred to her membership in the student association “Al Qutub Al Tollaby”, which Israeli authorities claim is affiliated with 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³⁹ 人权高专办监测。

⁴⁰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第 2、4 和 5 条; 禁止酷刑委员会, 关于执行第 2 条第 1 款的一般性意见(2007 年); 人权委员会, 关于禁止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 《日内瓦第四公约》, 第 3 和 32 条。

队突袭了 Qassam 和 Karmel Shibli 父母的家。他们的父亲被带上手铐审问，接受拍照。2019 年 9 月 8 日，他被传唤到 Ofer 军事监狱接受审讯，在监狱里他和一个儿子通了电话，据称给人的印象是他被捕了。⁴¹ 他们母亲于 2019 年 9 月 1 日被捕，被转移到俄罗斯大院审讯中心，随后又转移到 Ofer 监狱进行审讯，然后被单独监禁在 Hasharon 监狱。16 天后，她被释放；2019 年 11 月 14 日，在诉辩礼让后，她被判犯在 Facebook 上张贴煽动帖子。根据被拘留者的证词，逮捕和拘留他们家人，给他们造成严重心理痛苦。这些逮捕和拘留还让人关切任意拘留和集体惩罚没有犯任何罪行的人。

20. 任意逮捕和虐待被拘留儿童的情况仍然令人震惊，据报告，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 740 名儿童被逮捕。⁴² 被以色列拘留的 81 名儿童的宣誓证词表明了以下虐待模式：夜间逮捕(47%)；使用眼罩(74%)、手带(96%)和(或)腿带(85%)；拒绝食物和水(47%)；拒绝上厕所(35%)；初次拘留时留在露天(26%)；言语虐待(53%)或身体暴力(78%)。在 86% 的案件中，儿童在审讯前和审讯期间被剥夺了接触律师或父母的权利，被迫用希伯来语签署文件——许多儿童不会说希伯来语(52%)，并且没有充分了解自己的权利(41%)。17 名儿童(21%)在审讯期间被单独监禁。⁴³ 2020 年 2 月 19 日，国内治安部队在拜特杰拉三兄弟家附近将其逮捕(分别为 12 岁、14 岁和 17 岁)。其中一人不久后被释放，另外两人被转移到拜特杰拉一个军事联络处，然后被转移到 Atarut 审讯中心。三天后他们被保释，将被指控投掷石块。这些儿童说，在逮捕、拘留和审讯的整个过程中，他们一再遭受虐待，包括拳打脚踢、掌掴和殴打。他们还被迫保持压力姿势，长时间暴露在寒冷的天气中。

21. 儿童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条件也令人关切。2020 年 1 月，30 多名儿童从西岸 Ofer 监狱转到以色列 Damon 监狱。其中多人报告，缺乏适当食物、卫生和通风，暴露在寒冷的天气和潮湿的环境中。据报告，提出投诉的人面临监狱管理部门的严厉回应，包括对牢房的夜间突袭、殴打、施加压力姿势、单独监禁和长时间拒绝家人探视。

22. 关于拘留对儿童发展的负面影响，⁴⁴ 国际人权法要求拘留儿童仅作为最后手段使用，时间应尽可能短。⁴⁵ 儿童在拘留时，应以考虑到其年龄需求的方式对待他们，永不遭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⁴⁶ 被拘留儿

⁴¹ 人权高专办监测。

⁴² Figures provided jointly by Addameer Prisoners Support and Human Rights Association, the Palestinian Prisoners' Club and the Palestinian Prisoners' Commission.

⁴³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7 日期间被拘留的 81 名儿童的宣誓证词，由儿基会从多个来源收集和分析，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律师从被拘留儿童处获取的宣誓证词以及释放后与儿童进行的直接访谈。

⁴⁴ 《儿童权利公约》，第 6 条；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在儿童司法系统中儿童权利的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第 82-95 段。

⁴⁵ 《儿童权利公约》，第 37(b)条。

⁴⁶ 同上，第 37(a)和 37(c)条。

童必须得到公平审判的保障，包括免于自证其罪的自由、获得及时法律援助的权利以及父母或监护人参与法律诉讼。⁴⁷

D. 可能构成集体惩罚的做法

23. 以色列的做法可能相当于集体惩罚——对没有犯下罪行的个人和社区实施惩罚性措施——仍在继续。国际人道主义法明确禁止集体惩罚。⁴⁸ 记录在案的做法似乎不符合若干国际人权法规定，包括行动自由权、适足住房权、公平审判权和无罪推定权。⁴⁹

24. 秘书长一再表示关切，关闭加沙对平民的影响，强调这可能构成集体惩罚。⁵⁰ 以色列当局继续采取加剧平民痛苦的措施，包括不时缩减或完全关闭捕鱼区，关闭加沙和以色列之间的过境点，严格限制人员、燃料、天然气和其他必需品进出加沙。

25. 以色列官员多次明确表示，源自加沙的暴力是实施此类措施的原因。⁵¹ 2019年8月26日，在前一天发生火箭袭击后，在电力和燃料危机严重阻碍基本服务的情况下，以色列当局减少了对加沙的燃料供应。⁵² 燃料交付恢复到2019年9月初的水平。⁵³ 2020年2月16日，作为对前一天从加沙发射两枚火箭的回应，以色列当局取消了先前宣布的将加沙捕鱼区扩大到15海里、恢复500个商业许可证以及恢复向加沙运送水泥的计划。⁵⁴ 这些措施随后被取消，⁵⁵ 但在2020年2月24日，为应对新的升级，以色列当局宣布关闭过境点(人道主义情况除外)，并完全关闭加沙捕鱼区；⁵⁶ 这些措施于2月27日再次取消。

26. 2020年2月，以色列国防部长强调：“我们奖惩并举[……]平静时，商人、进出口和捕鱼区应有尽有，我们不攻击他们。有气球时，我们就关闭一切，轰炸他

⁴⁷ 同上，第37和40条；儿童权利委员会第24号一般性意见，第38-71段。

⁴⁸ 《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章程，第50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33条。

⁴⁹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和14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日内瓦第四公约》，第71-73条。

⁵⁰ A/74/468，第22段；A/73/420，第7段；A/72/565，第28段。

⁵¹ Agence France-Presse and Ynetnews, “Israel strikes Gaza, cancels easing of restrictions”, 16 February 2020。

⁵² “Israel limits fuel shipments to Gaza after rocket fire, curbing power production”, Times of Israel, 26 August 2019。

⁵³ Tovah Lazaroff, “Israel restores Gaza fuel after 50 per cent cut”, Jerusalem Post, 2 September 2019。

⁵⁴ Agence France-Presse and Ynetnews, “Israel strikes Gaza, cancels easing of restrictions”, and Al-Jazeera, “ Hamas says Israel move to tighten blockade will increase tensions”, 16 February 2020。

⁵⁵ See <https://ar-ar.facebook.com/COGAT.ARABIC/photos/a.599677736849976/1575828479234892/?type=3&theater>。

⁵⁶ See <https://twitter.com/cogatonline/status/1232038099972165632/photo/1>。

们基地和火箭厂。”⁵⁷ 鉴于这些措施也惩罚没有实施暴力的人，以及对加沙全体居民的严重人权影响，其可能构成集体惩罚。⁵⁸

27. 以色列继续利用其对人员流动和巴勒斯坦人口登记的控制，来维持加沙和西岸之间的隔离，⁵⁹ 这是自哈马斯 2007 年接管加沙以来，以色列当局公开承认和实施的政策的政策的一部分。⁶⁰ 以色列当局认为这一政策是出于安全目的。据人权组织“Gisha 行动自由法律中心”称，多年来，其似乎还用于更广泛的政治目标，包括出于惩罚目的加深对加沙的孤立，切断加沙和西岸之间的联系，以及阻止领土毗连的前景。⁶¹ 这一政策实际上阻止了大多数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进入西岸，给家庭带来了严重后果，因为大约三分之一的加沙居民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有亲属，而且探亲不是获得许可离开加沙的公认标准。⁶²

28. 这项政策的实施也增加了西岸居民迁往加沙的压力。人权组织“Gisha”监测了一些案例，其中，西岸居民因家庭原因要求临时搬迁到加沙，却被要求放弃返回西岸的权利。例如，自 2019 年 8 月以来，以色列以其隔离政策为依据，拒绝一名与加沙男子结婚的妇女在签署声明、承诺在加沙永久定居后，带着孩子返回其在西岸的家人身边。在“Gisha”代她提交请愿书后，她的案件一直在法院待审。⁶³ 禁止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旅行，令人对巴勒斯坦人行动自由的关切。此外，拒绝让居住在加沙的西岸居民返回家园，可能构成对他们的强行迁移，这是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⁶⁴

29. 从 2019 年 6 月开始，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在东耶路撒冷 Isawiyah 居民区，以色列警察在没有明显迫切安全理由的情况下，出动多人，实施暴力，十分异常。以色列安全部队进行了常规的日夜搜查和逮捕，在该区两个主要入口设立了飞行检查站，系统检查车辆，发放停工令和拆除令。这种行动引发了多次冲突，居民投掷石块、燃烧瓶和鞭炮，以色列安全部队则用实弹、海绵子弹、眩晕手榴弹和

⁵⁷ Middle East Monitor, “Bennett adopts new tactics to release Israeli soldiers held in Gaza”, 20 February 2020.

⁵⁸ A/74/468, 第 22 段。

⁵⁹ A/73/420, 第 25 段; A/HRC/34/38, 第 62-68 段。

⁶⁰ Response by the Deputy Minister of Defense to a parliamentary question in 2014, see https://gisha.org/userfiles/File/HiddenMessages/parliamentary_question/galon/Danon_response_to_parliamentary_question_on_movement_of_goods.pdf. See also excerpts from the State’s response in Israel, High Court of Justice, Azza Izzat and Others v. Minister of Defence, Case No. HCJ 495/12, Judgment, 16 August 2012, para. 26. Available at www.gisha.org/UserFiles/File/LegalDocuments/495-12/495-12-Excerpts-from-state-response-16.08.12.pdf.

⁶¹ See https://gisha.org/UserFiles/File/publications/Area_G/From_Separation_to_Annexation_2020_EN.pdf; and Diamond Eitan and Bashi Sari, Separating Land, Separating People: Legal Analysis of Access Restrictions between Gaza and the West Bank (Tel Aviv, Gisha, 2015).

⁶² A/73/420, 第 25 段。

⁶³ Gisha, “Gisha petition against Israel’s refusal to allow a woman to return from Gaza to the West Bank with her children, in keeping with their registered address”, 24 September 2019.

⁶⁴ 《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8 和 49 条。

催泪瓦斯进行反击。尽管以色列官员表示，以色列安全部队的部署是由巴勒斯坦暴力事件引起的，但数据显示，前几个月针对以色列警察或平民的事件没有增加。⁶⁵ 据 Wadi Hilweh 信息中心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安全部队在 Isawiyah 开展了 236 次行动，⁶⁶ 逮捕了 856 名巴勒斯坦人，包括 223 名儿童。据以色列占领区人权信息中心称，在这些逮捕之后，只提出了 80 项起诉，令人担心许多人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逮捕行动尤其影响到儿童，在东耶路撒冷记录的儿童拘留案件中，Isawiyah 约占 43%。

30. 人们还严重关切在邻近地区使用武力的必要性和程度。2019 年 6 月 27 日，一名 21 岁的巴勒斯坦男子 Mohammad ‘Abeid 在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部队的冲突中被一名以色列警察开枪打死。他被枪击时，似乎没有对任何人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威胁。2020 年 2 月 15 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一名 8 岁男孩过马路时，从大约 50 米远的地方用海绵子弹打中了他的脸。⁶⁷ 男孩颅骨严重骨折，接受了几次手术，包括摘除左眼。⁶⁸

31. 这些发展对 Isawiyah 产生了重大影响。白天的突袭，加上学校周围的大量警察，经常引发与学生的冲突，严重扰乱了学校日常活动和商业活动。一个家长委员会呼吁在 2019 年 8 月和 11 月举行两次学校罢课，抗议子女缺乏安全，敦促警察不要在学校附近行动。在这两起事件中，家长委员会成员都被警察逮捕或传唤。⁶⁹

32. 频繁长期的安全行动导致 Isawiyah 全体居民的生活条件逐步恶化，人们对袭击的目的及其恢复法律秩序的效力产生疑问。以色列行动的反复发生、规模和方式令人担心，这些行动可能构成对 Isawiyah 居民的一种集体惩罚。

33. 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以色列当局继续对袭击以色列人和据称袭击者的巴勒斯坦人的亲属采取惩罚措施。因此，在本报告所述期间，9 个巴勒斯坦家庭的房屋和一个无人居住的住宅建筑遭到惩罚性拆除，导致 30 名巴勒斯坦人被强行驱逐，其中包括 9 名儿童。⁷⁰ 在 Ein Bubin 袭击之后，以色列当局还施以惩罚，拆毁了几名嫌疑人的家庭住宅。2020 年 3 月 5 日，在 Al-Tirah 和 Bi’r Zayt，以色列安全部队拆毁了两名巴勒斯坦男子 Walid Hanatsheh 和 Yazan Maghames 的家，指控他们参与袭击。2020 年 5 月 11 日，在 Kubar 村，以色列安全部队施以

⁶⁵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数字，伤亡数据库，见 www.ochaopt.org/data/casualties。See also Eyal Hareuveni, *This is Jerusalem: Violence and Dispossession in al-‘Esawiyah* (B’Tselem, 2020)。

⁶⁶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提供信息。

⁶⁷ 人权高专办监测。

⁶⁸ Silwanic, “Pictures: after losing sight in his eye... a decision to enucleate the child’s eye”, 22 February 2020。

⁶⁹ Nir Hasson, “Israel police hurl stun grenade at journalist during nightly raids on East Jerusalem”, *Haaretz*, 29 August 2019; and Nir Hasson, “Israel police arrest East Jerusalem school strike organizer”, *Haaretz*, 4 November 2019。

⁷⁰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数字。

惩罚，拆毁了 Qassam Shibli 母亲住宅的二楼，因他被指控参与 Ein Bubin 袭击。⁷¹ 拆房是在审判被指控的肇事者的同时进行的。

34. 2019 年 9 月 9 日，高等法院推翻了其先前 2017 年的裁决，⁷² 裁定该国可以继续其长久做法，扣留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尸体，“以便谈判归还以色列士兵或公民尸体”。⁷³ 据耶路撒冷法律援助和人权中心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当局扣留了被以色列保安部队打死的另外 21 名巴勒斯坦人的尸体，其中包括 5 名儿童，使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扣留尸体总数达到 61 具。⁷⁴ 2020 年 2 月 23 日，以色列安全部队一辆推土机碾压并拖走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的尸体，据报道，这名男子是在加沙汗尤尼斯附近被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打死的。⁷⁵ 以色列当局称，该男子在围栏附近放置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⁷⁶

35. 惩罚性拆毁房屋和扣留尸体可能构成集体惩罚，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这些措施因人们没有犯下的行为而给他们带来严重困难，导致可能侵犯一系列人权，包括家庭生活权、适足住房权和适当生活水准权。⁷⁷ 禁止酷刑委员会认为，惩罚性拆毁房屋政策违反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6 (2) 条。⁷⁸

E. 限制行动自由及其对其他权利的影响

36. 以色列当局继续限制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行动自由，主要是通过管制加沙和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之间以及国外通行的许可证制度。这种限制继续扰乱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影响到其他权利，包括工作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受教育权和健康权。封锁加沙，包括单方面确定加沙内部陆地和海上限制出入区，继续对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产生深远影响。2020 年 1 月，通过 Erez 过境点离开加沙的人数是 2007 年以来最高的。⁷⁹ 从 2020 年 3 月起，以色列和加沙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实施了更多行动限制，遏制冠状病毒病的蔓延。

⁷¹ 见上文第三节 C。

⁷² [A/HRC/40/39](#)，第 12 段。

⁷³ Israel, High Court of Justice, *IDF Commander in the West Bank v. Mohamad Alayan*, Case No. 10190/17, Judgment, 9 September 2019。

⁷⁴ 不包括在敌对行动中被打死的 253 具巴勒斯坦人尸体，这些尸体埋在只有编号的坟墓中。

⁷⁵ Palestinian News and Information Agency, “European Union official says dragging body of Palestinian goes counter to all principles of human dignity”, 25 February 2020。

⁷⁶ Anna Ahronheim,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 bombards South after clash near Gaza border”, *Jerusalem Post*, 24 February 2020。

⁷⁷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0(1) 和 11 条。

⁷⁸ [CAT/C/ISR/CO/5](#)，第 41 段。

⁷⁹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就中东局势向安全理事会作出的通报，报告第 [2334 \(2016\)](#) 号决议，2020 年 3 月 30 日。

37. 以色列实施的行动限制对巴勒斯坦人健康权的影响仍然令人严重关切。⁸⁰ 由于以色列封锁(包括限制两用物资)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资源分配不均的综合影响,基本医疗设备和用品进入加沙仍然受到限制,截至2020年5月31日,44%的基本药品和30%的一次性基本医疗用品库存不足一个月。⁸¹ 由于专业医疗服务短缺,病人往往要转诊到加沙以外的医院。⁸² 然而,转诊并不能保证以色列批准医疗出境许可,病人和随行家庭成员在获得医疗出境许可方面仍然面临困难。⁸³ 与前一个报告期相比,批准的许可证比例略有增加,但离开加沙的病人总数有所减少,这也是冠状病毒病流行的结果。⁸⁴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提交了19 055份医疗出境许可申请,以色列拒绝或推迟了其中的6 667份(35%)。一名2020年2月被诊断患有脑癌的巴勒斯坦男子被转到东耶路撒冷的Augusta Victoria医院接受治疗。2020年4月和5月,他和他的同伴三次被拒绝或推迟离开加沙,因此他错过了三次医疗预约。据报告,他因脑癌而半身不遂,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结束时,他仍留在加沙,没有可用的治疗手段。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世卫组织报告了42起影响医疗保健的事件,包括13起救护车延误或被拒绝通行,以及流动诊所准入受限制事件。

38. 以色列当局实施行动限制,也影响了巴勒斯坦人的工作权和适当生活水准权。在加沙海岸,以色列海军继续单方面实施准入限制,在进行逮捕和扣押行动时,用实弹、橡皮子弹和高压水枪瞄准加沙渔民,⁸⁵ 常常是在授权捕鱼区内。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据报发生了303起枪击事件,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12名渔民受伤。⁸⁶ 此外,包括三名儿童在内的15名渔民被捕;⁸⁷ 5艘船被没收,13艘船和捕鱼设备被损坏。在人权高专办监测的几起案件中,在逮捕行动中,渔民遭到过度武力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例如被戴上手铐、蒙上眼睛、被迫脱下衣服并跳入水中。

39. 在西岸,以色列继续限制在所谓的“接合区”生活或耕作的巴勒斯坦社区。⁸⁸ 2019年9月,以色列当局公布了新版进出许可条例,收紧了该制度。⁸⁹ 因此,农民每年只能在有限天数内进入“接合区”,具体天数根据其种植的作物类型而定。

⁸⁰ E/C.12/ISR/CO/4, 第11和58段。

⁸¹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卫生群组公报,2020年4月;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保健权:2018年(开罗,2019年)。

⁸² A/74/468, 第28段。

⁸³ 只有需要加沙无法提供的救命或改变生命治疗的病人,才能申请以色列许可证离开加沙。见A/74/468, 第28段。

⁸⁴ A/74/468, 第28段。

⁸⁵ 同上, 第26段。

⁸⁶ Al-Mezan Centre for Human Rights。

⁸⁷ Ibid。

⁸⁸ “接合区”一词的解释,见A/HRC/31/44, 第14段。

⁸⁹ “Procedures and instructions for the seam zone 2019”。

种植橄榄树的土地所有者(约占“接合区”内农田的 95%)开始获得许可证,将每年进入土地的时间限制在 40 天。新条例似乎重新界定了农业许可证的目的,修改了与土地所有者有关的许可证制度的全部目的,剥夺了土地所有者自由进出自己土地的权利。

40. 根据国际人权法,只有法律规定具体限制,才能限制行动自由;而且是保护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健康或道德或他人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并且符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承认的其他权利。⁹⁰ 同时,人权委员会认为,任何限制都应该是必要和相称的。⁹¹

F. 冠状病毒病流行期间以色列的行为做法

4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最后一个季度,冠状病毒病开始流行。以色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加沙事实上的当局实施限制,遏制病毒传播。尽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在应对疫情方面总体上合作良好,⁹² 但人们担心以色列有时未能确保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适当获得医疗保健。⁹³ 耶路撒冷市长在 2020 年 4 月 7 日的信中警告以色列卫生部长,尽管该部一再承诺,但东耶路撒冷医院严重缺乏医疗、防护和冠状病毒检测设备,⁹⁴ 同时一再提出关切,向以色列高等法院提交请愿书,要求对大约 15 万名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进行检测和治疗,这些巴勒斯坦人被隔离墙与该市其他地区隔开。⁹⁵ 不过,2020 年 5 月,以色列当局在整个东耶路撒冷增加了检测程序。⁹⁶ 在加沙,冠状病毒病危机给不堪重负的卫生系统增加了进一步压力。尽管确诊阳性病例非常少,⁹⁷ 但加沙的巴勒斯坦卫生部和世卫组织官员对缺乏具体设备和材料,以及卫生部门缺乏应对未来可能爆发的准备表示关切。⁹⁸

⁹⁰ 关于行动自由限制及其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其他权利的影响的概述,见 A/HRC/31/44。

⁹¹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人权委员会,关于行动自由的第 27(1999)号一般性意见,第 11-18 段。

⁹² 联合国,“巴勒斯坦-以色列合作抗击冠状病毒病受到新一轮约旦河西岸吞并的威胁,特别协调员警告安理会”,SC/14167,2020 年 4 月 23 日。

⁹³ Nir Hasson, “After weeks of warning, coronavirus spreading among Palestinians in East Jerusalem”, Haaretz, 14 April 2020; and Nir Hasson and Aaron Rabinowitz, “About 75 per cent of Jerusalem coronavirus cases are Haredi”, Haaretz, 8 April 2020。

⁹⁴ Hasson and Rabinowitz, “About 75 per cent of Jerusalem coronavirus cases are Haredi”。

⁹⁵ Israel, High Court of Justice, *Adalah and Others v. Ministry of Health*, Case No. HCJ 2471/20; and Adalah, “Adalah files urgent Israeli Supreme Court petition: coronavirus testing for 150,000 Palestinians in East Jerusalem”, 8 April 2020。

⁹⁶ See <https://m.facebook.com/649373828424341/posts/3386237994737897/>。

⁹⁷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加沙 61 名巴勒斯坦人经测试感染冠状病毒病。

⁹⁸ 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就中东局势,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向安全理事会作出的通报,2020 年 5 月 20 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冠状病毒病防治计划”,2020 年 4 月 24 日。

42. 发生了冠状病毒病危机，但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西岸的搜查和逮捕行动仍在继续，尽管强度较低。监测到的几起事件表明，特别是在紧急情况最初阶段，没有系统地采取必要预防措施，在行动中充分保护巴勒斯坦人免受感染。例如，2020年3月31日，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希伯伦 H2 区逮捕了 3 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他们没有穿戴个人防护设备，也没有遵守保持距离的要求。

43. 在有些情况下，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行动证明是刁难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当地民间社会组织努力遏制冠状病毒病在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区、希布伦 H2 区和西岸 C 区的蔓延。2020年4月14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卫生部在东耶路撒冷锡勒万开设了一个冠状病毒病检测中心，锡勒万是受病毒爆发影响最大的街区之一。夜间，以色列安全部队突袭了中心、中心一名志愿者和在锡勒万的法塔赫秘书住宅，逮捕了这两个人，称其违反以色列禁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东耶路撒冷未经协调活动的立法。中心因此暂停运作，以色列当局后来在该街区开设了另一个检测中心。在希布伦，巴勒斯坦联络处试图与以色列安全部队协调，让巴勒斯坦警察进入 H2 区，对该区巴勒斯坦居民实施防治限制，但没有成功。

44. 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健康负有义务。⁹⁹ 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第五十五条，以色列必须尽其所能，确保生活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的医疗供应。根据《公约》第五十六条，它还有义务在现有资源最大限度内，与巴勒斯坦当局合作，确保和维持医疗和医院机构和服务、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特别是采取和实施必要预防防范措施，防止传染病和流行病传播。以色列还有义务保证人们不受歧视，享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权利，如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¹⁰⁰

G. 限制表达自由权、和平集会和结社

45. 以色列当局继续限制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利，包括逮捕和拘留、恶意言论，¹⁰¹ 旨在诋毁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或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有关的人权组织的出版物、减少其资金，¹⁰² 以及限制签证和行动。2019年11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权观察主任奥马尔·沙克尔被驱逐出境，因为以色列高等法院裁定，他反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宣传工作构成了抵制吁求，从而违反以色列禁止宣扬抵制以色列国的外国公民进入或留在该国的立法。¹⁰³

⁹⁹ A/HRC/31/44，第 7 段。

¹⁰⁰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E/C.12/ISR/CO/4，第 8-11 段。

¹⁰¹ A/HRC/43/70，第 64 段。

¹⁰² Israel, Ministry of Strategic Affairs and Public Diplomacy, “Terrorists in suits: blood money – European-funded Palestinian NGOs and their terror operatives. A case study: Addameer”, May 2020.

¹⁰³ A/HRC/43/70，第 66 段。见 <https://supremedecisions.court.gov.il/Home/Download?path=HebrewVerdicts%5C19%5C660%5C029%5Cz16&fileName=19029660.Z16&type=2>; and Al-Jazeera, “HRW’s Omar Shakir pledges to continue work after Israel expulsion”, 2019 年 11 月 25 日。

46. 包括人权维护者和记者在内的民间社会行为者面临行动限制，据报道，一些人遭到骚扰和恐吓，在某些情况下遭到攻击、逮捕和起诉。2019年10月24日，一名来自东耶路撒冷的摄影记者因被控违反以色列移民法而被行政拘留9个月，之后，在获得东耶路撒冷合法居留权的条件下被释放。这名记者的父亲和妻子也来自东耶路撒冷，他以前曾申请正常居留，但遭到以色列当局的拒绝。¹⁰⁴ 他抱怨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面临被驱逐到约旦的压力。他于2020年5月17日提交了另一份家庭团聚申请。

47. 2019年11月15日，一名巴勒斯坦记者在冲突中被子弹碎片击中后失去左眼，此前，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希伯伦 Surif 强行驱散了一群和平静坐的巴勒斯坦人。¹⁰⁵ 2019年11月20日，以色列公共安全部下令关闭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电视台六个月，并于2020年4月又延长了六个月。基于这一决定，2019年12月6日，以色列当局短暂逮捕了为巴勒斯坦电视台工作的两名记者和两名摄影师，没收了广播设备。¹⁰⁶ 2020年4月16日和5月11日，一名记者因在耶路撒冷的报道活动而被传唤审问。

48. 以色列当局在耶路撒冷加紧逮捕和拘留巴勒斯坦政界人物。例如，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耶路撒冷市长 Adnan Geith 和东耶路撒冷法塔赫秘书长 Shadi Mtour 多次遭到搜查、逮捕和审讯，随后被禁止参加东耶路撒冷的会议和活动，以及前往西岸其他地区。¹⁰⁷ 以色列当局还突袭并关闭了东耶路撒冷的一些巴勒斯坦文化中心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房舍。2020年5月17日，以色列安全部队人员突袭了非政府组织“争取希望志愿者”在东耶路撒冷 Bayt Hanina 的办公室，交给他们一份由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长签署的命令，以在耶路撒冷代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开展未经协调的活动为由，将该组织关闭六个月，并短暂逮捕了其女主任。¹⁰⁸ 2020年2月，以色列安全部队突袭了该组织的房地和主任的家。

49. 国际人权法保障表达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权利。¹⁰⁹ 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些权利，必须根据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相关规定实施任何限制。

六. 建议

50. 以下建议应参照秘书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先前给安全理事会报告中的多项建议。

¹⁰⁴ A/74/468, 第38段。

¹⁰⁵ Al-Jazeera, “Palestinian journalists protest against wounding of colleague”, 18 November 2019.

¹⁰⁶ Palestinian News and Information Agency, “Israeli police detain Palestine TV crew in Jerusalem, seizes equipment”, 6 December 2019; and Jack Khoury and Reuters, “Israel detains Palestinian authority TV journalists in Jerusalem”, *Haaretz*, 6 December 2019.

¹⁰⁷ See www.maannews.net/news/997657.html.

¹⁰⁸ See www.maannews.net/news/2006574.html.

¹⁰⁹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9、21和22条。

51. 秘书长建议以色列：

(a) 确保任何使用武力的行为都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标准，包括在执法行动中，规范实弹的使用，确保安全部队在使用低致命武器方面得到充分装备和培训，对不遵守此类规定的安全部队成员采取适当的纪律和刑事制裁；

(b) 迅速接受独立、公正、迅速、彻底和有效的刑事调查，调查执法行动中导致死亡或受伤的所有使用武力事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向受害者提供适当补救；

(c) 立即停止所有可能构成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做法，确保及时、公正、彻底和独立地调查所有此类侵权指控，追究肇事者责任，向受害者提供充分赔偿，保证不再发生此类做法；

(d) 停止任意拘留，确保尊重被拘留者的权利，包括所有公平审判的保障；

(e) 结束所有可能构成集体惩罚的做法；

(f) 立即取消对加沙的封锁，确保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所有巴勒斯坦人的行动自由权得到保障。对行动自由的任何限制必须符合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

(g) 履行作为占领国的责任，确保巴勒斯坦人获得适当的医疗保健；

(h) 尊重巴勒斯坦儿童的权利，包括生命权，确保他们的年龄得到适当考虑。拘留他们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时间应尽可能短；

(i) 确保记者、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行为者能够不受骚扰，开展活动，不受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法律诉讼，确保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

(j) 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充分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对生活在占领下的平民和敌对行为期间，确保对所有违反该法的行为追究责任；

52. 秘书长建议加沙当局和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区分、相称和预防原则，对所有违反行为追究责任。